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

五十三

侍講學士_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

儒林傳

宗十一

黃幹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葉味道

廖德明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

篤行直道著聞瑀歿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
子乃遠颺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白母
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二月而熹
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
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
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
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
即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

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編禮書獨以
喪祭二編屬幹藁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
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
之熹歿幹持心喪三年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
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聞議
者謂今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
取者獵雅敬幹名德辟為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
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

趙希憚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川令歲旱勸難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以薦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於井我悉知之矣何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幹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

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已破光山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

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
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
于堂濠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
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
應副某料使用某料兵民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
米俱受命畢乃理民訟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
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柝用錢監
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歲大旱輅祈輒雨或未出

晨登郡閣望瀟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
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
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制置使李珣辟為參
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
制府稟議幹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幹移書珣曰丞相
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至於軍政
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
大事去矣又曰今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

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
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
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
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
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
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是珏往維揚
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
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

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
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
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
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
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
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
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
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甚於前恐其禍又不止今春

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
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
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
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
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
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
運使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
然又聞宴僚屬亦然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敵國深侵

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
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
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
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
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
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
則斬黃決不可保斬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
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

尤甚其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
請祠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安相
與盤旋玉淵三峽間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居山南
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
為御史李楠所劾在位者羣起擠之遂歸里弟子日盛
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乞致仕
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
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燾字敬子南康建昌人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倣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闕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燾交

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歿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休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

是其言燔乃請自往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
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以禍福寇皆
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澇燔白于
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帥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
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
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請張持空
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
劄爭之曰錢荒楮壅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

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為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詔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

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間無以報國乃薦崔
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宥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
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
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
經術行義亞黃軫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
陛下誠能强起之以寘講筵具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
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
贈直華文閣

原誤作文華閣今
據職官志改正

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

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鄉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為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綏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

山經地志老子淳屠之說無所不至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嘉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請于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地土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數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黥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

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

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
妄矣守悟為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
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
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上于郡黥之湖南鄱寇作亂與
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
寇未嘗至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
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
池州獄有張德秀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

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
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至旱伸冤而得
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
為閱疑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
科以召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洽數以病請祠至
是主管建昌仙都觀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白鹿書院
廢弛招洽為長洽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
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

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病不赴
乃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
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
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卒洽自少用
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齊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
勇不可奪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輩皆敬慕之卒
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
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厯代郡縣地理沿革表

文集子櫟程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後十年復往見熹陳其所得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

語凡三月而熹卒溥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祇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其言仁曰仁祇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統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

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矣得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

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
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
率僚屬延請郡庠淳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
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
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其所著有語
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
見朱熹語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

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齊長遊大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資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官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

奴隸亦不加詬罵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思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宗政化為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蘭劉穎薦於朝除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令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閑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

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等
僅盈野或食其子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
有旨倚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消兩秩而從其蠲閣之
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
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
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
難熹之歿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葉味道初名賀孫

原作初諱賀孫按史傳體裁無稱諱之例當由誤襲誌表等舊文今改正

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
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
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復從熹
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
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行誼聞
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
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

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又述帝王傳心之要
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末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
意虛從臣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
說書故事說書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
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
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故聖人設為宗祧
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得罪
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

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
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
說味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漫闊應授倍難科配日繁餽
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
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
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非切於
君身治道者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升一
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

法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楊時書讀之大
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淫
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
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
以土地與人者守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
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
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

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鄰人為主簿德
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
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
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
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
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
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
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

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
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
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
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一

儒林傳

宋 十二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

得之天麟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千巾中皆知名當時
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為賓客嘗造趙汝談

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於朝詔免解差
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縣主
簿以江東轉運使趙希堅薦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
象山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
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
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
上帝震怒妖祲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
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

不敬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深念而報答私恩於羣
黎百姓之疾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
不若近習之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
下之立心未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
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彊敵敬心既不敢盡弛則私
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已玩熟而貪濁
柄國黷貨無厭彼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唯阿以容悅
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

矣是以定策之碑忽從中出貴戚子弟參錯中外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藉羣瑤之勢徹清都之遠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凡此皆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間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請正紀綱強根本固藩籬詞甚切直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進冠箴詔

今太子拜謝升祕書郎轉對樞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
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
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
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嵩
之泉州守謝堦召為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直華文閣
歷福建江東運判提舉江西常平知寧國隆興二府入
為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讀玉牒所檢討官入奏願陛下
端本澄源虛已盡下恢大公之道開不諱之門使朝廷

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
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
遷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董
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以致
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
而跡絕矣豈料復使之出入壺奧之中給事宗廟之內
上下惶惑大小切齒而陛下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
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

其憤怨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書勉留求補外以祕閣修撰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墮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

廷而預防夫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夫邪徑累
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玉隆宮
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特贈正奉大夫
謚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夔為臨州縣丞黃榦適
知其縣事伯夔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
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
淵源微辭奧義必斫精覃思以俟其通凡所讀無不加

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興
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
克踐服行死而後已又言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
約而符者王柏既執贄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
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其質問疑難或一事至十往返
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
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諄固篤實絕
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

不窮文集三十卷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
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
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
賢基與建人徐幾同被薦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
院山長力辭成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
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國子祭酒楊文
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
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
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
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
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勇於求
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
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以魯齊從熹門人游或
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焉基授以立志
居敬之旨且作魯齊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質諸基

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
作敬齋箴圖治家嚴飭當暑閑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
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
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閒之歿家貧為之歛且
葬焉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
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
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
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遜位奇偶

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

學致和格物章未嘗已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
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
章其獨見多此類也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
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衆衍義涵古圖書讀書
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
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
正傳續國語閩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漁洛文統
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

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厯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
雜志周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

文集

徐夢華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
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厯官南安軍教授改
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夢
華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簿
書間摘撫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尋主管廣西

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
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止
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
未宜遽以二廣縣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以客販變
法得為轉運使夢莘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為梗法罷去
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莘
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江母襁
負亡去得免思寃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萃同異為三

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海陵之弒上下四十五年凡制敕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間而嘉之擢直秘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會錄讀書記志集醫錄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嗜學博文孜孜不已焉開禧元年卒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筆畧鼓吹詞柳江志天麟字

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武學博士輪對言
人主當持心以正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
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
漢會要東漢會要漢兵本末西漢地理疏山經既謝官
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子陵像而事之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淳祐元年舉進士調西安主
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
立辦諸校欲為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

以禮諭服之累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今之事舉
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
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
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
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
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
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
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

唱名乃文天祥也累遷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閑理多願
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感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
強為善無自沮怠恢弘士氣畢達下情操綱紀而明委
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遷太常寺主簿
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脣齒
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禦計也
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時丁大全欲
致應麟不可得且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

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為太常博士擢祕書郎俄兼沂靖
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麟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
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
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
者多迂權臣意故應麟及之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攝
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
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還辭位
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授兼禮

部郎官直學士院俄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又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遷將作監帝視朝謂應麟曰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荒克勤克儉無自縱逸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每忘於游行帝嘉納之既而轉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修注官遷祕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

報會賈似道拜平章事業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
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閔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
道聞應麟言大惡之語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
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盡
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迺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
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妄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
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

必總威福似道聞之斤逐之意始決矣應麟牒閤門直
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臣亟
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祕閣修撰主管崇
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搆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
白太守子也擢豪右省租稅民大悅召為祕書監權中
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侍講兼起居
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
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

幾一失豈能自安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
謀斥逐適鹿麟以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
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
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
且言圖大患者必畧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
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
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答天

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竊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為所搏噬者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宜宜用之况夢炎外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

報遂東歸詔以翰林學士召議者以為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監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玉堂類藁掖垣類藁詩攷詩地理攷漢藝文志攷證通鑑地理考通鑑地理通釋通鑑答問困學紀聞叢訓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玉海詞學指南詞學題苑筆海姓氏急就篇漢制攷六經天文編小學諷詠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

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華亭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唐孫守常朱熠守平江吳君權守嘉興皆倚嬖倖厲民華甫病革彊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擢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收其田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

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通判廣
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
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
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
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揅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
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
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
者不取息郡有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

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為常鬪爭致犯法
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
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
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言俗有所謂埋藏會者
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
覆以牛革封鐫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
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
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

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
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
大書閉糶者籍彊糶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
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
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糶米七萬石震曰
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補刻
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曰舊學坊置祭社
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

其丁鐵級軍營五百間并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
逮捕軍繫郡獄二十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
省無敢決其獄者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
比况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
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為政擾民
因相結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
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
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富饒而貧

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
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
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占者復之
改提點刑獄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
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信讒者劾震去遂奉
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名將與俞浙並為監
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
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

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
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屬豈敢察其非柰何自臣復
壞其法固辭長史累進宗正少卿皆不拜嘗告人曰非
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可作也居官恒未明
視事事至立斷自奉儉人有急難周之不少吝所作日
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二

儒林傳

元一

臣等謹案元史舊傳統名儒學雖云文以載道異
流同源然詞章之士究與儒行殊科今析其傳正
學通經義者為儒林此外則仍入文苑云

趙復

張頴

金履祥

許謙 朱震亨

陳櫟

胡一桂 胡炳文

黃澤

蕭糾 韓擇侯均

同恕 第五居仁

安熙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乙未歲命太子庫春伐宋德安嘗拒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奇之以九族俱殘不欲生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失復所

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行及水際見復被髮徒跣欲自
沈力勸以徒死無益身存則宗祀可延復乃止先是南
北道梗載籍不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經傳注盡
錄付樞學徒從遊者常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
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
以伐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
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
六君子配食購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

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
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
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
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
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淵
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
之北方知有程朱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
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

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後家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生

張顥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

按吳澄作墓碣云父

瀛為彭澤主簿蜀有兵難瀛從其外舅寓浙顥生始四歲瀛攜見真德秀目為奇童年十六而孤奉母居海濱所載較詳註識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講道於台之上蔡

書院顥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注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久

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士鮮能及之世祖至元
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中州士大
夫皆遣子弟從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真州來學者甚
衆遠近翕然尊之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詣朝特命為

孔顏孟三氏教授

碣云為制邊豆更定禮儀請正顏孟配位南向之失升曾子子思配

饗以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氏從祀秩滿鄧城士大夫具書幣迎致以淑其郡人留四年學徒日富以為教授東平路教授引疾不赴歸儀真顏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

弟從之者說說如也其子弟知名者甚多瓜爾佳之奇

楊剛中尤顯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

按襄陽有四經歸經孝經

口義引致訓蒙經史入門闕里通載淮揚課稿等書

吳澄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

据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云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

武肅王嫌名改金氏履祥幼敏睿比長益自策勵知向

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自是造詣益邃

當宋末絕意進取會襄樊師急宋人坐視不敢救履祥

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

之園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
島難易遠近歷歷如指宋終莫能用德祐初起為史館
編校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
物接則盎然和惻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
有故人子坐視母子分配為隸不相聞問者十年履祥
傾貲營贖之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
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
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

承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
非謬於聖人不足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
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
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
勒為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
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
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
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二卷論語孟子集注考證十

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為校定皆傳于學者履祥居仁山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後諡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由平江徙婺之金華父觥

宋淳祐進士

名賢錄云觥無子以仲兄宣之子為嗣即謙也

謙生數歲而孤甫

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

於學立程自課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

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頓異子求見

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

之暢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讀四書章句集注有
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
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
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
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
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引而以己意終之
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名賢錄云春秋有溫故管窺其觀史有治忽
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

秋九月司馬光卒備其事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
善惡益以為光卒則宋室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
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
書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嘗句讀九
經儀禮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
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
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延祐初隱居東陽八
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四方人士皆不憚百

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及門之士
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
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
處世不膠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縉紳先
生過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
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
宏偉薦于朝郡復以遺逸應詔皆莫能致後至元三年
卒世稱白雲先生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

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
朱熹之世適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第弟子也其
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州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
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舉子業
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于聖
賢之學嘗謂有功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歿未久而諸
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

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說之有畔於朱氏者刊去之其微辭隱意則引而伸之有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由是朱熹之說大明于世延祐設科有司強之說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凡江東人士就學于澄者盡遣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素精于易董夢程

受朱熹之易于黃幹饒州德興沈貴寶受之方平皆從之學著易學啟蒙通釋一桂之學出于父得朱氏源委之正宋景定五年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仁宗皇慶中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

按一統志云入元隱居著書以閩為文公講學地過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遊與

之上下講議者十餘年歸則哀集諸家之說以疏朱子之言與史傳互有詳略謹附識

其同郡胡

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

註四書用力尤深餘千饒魯之學本出于朱熹而其為

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

按一統志載一桂所著尚

有人倫事鑑歷代編年二書傳未載謹識

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學者稱雲峯

先生嘗以薦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

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

明經學道為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

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于

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
解三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省城聞其名授江州景
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秩滿即歸閉門授徒
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
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
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
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
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

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而其機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略辨同論春秋主明書法大要在考覈三傳以求聖志之精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

辨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
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迎
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
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
方於其禮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
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
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
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為祭地之類皆

引經以正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
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莫經罪言近
代章思之學推為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
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
學士李洄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澤謝曰以
君之才何經不可明若余則于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
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洄歎息而去後家
貧且老不復能教授歲大祲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

澤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

若已有罪為大戚至正六年卒其書存者僅十二三門

人惟新安趙汭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理學宗傳云新安趙

汭嘗見澤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問致思之要澤曰當以一事為例而思徐久自有得即少得益完養而慎思無輕發可也

蕭糾字惟斗陝西奉元人自為兒時性至孝初出為府

吏上官語不合即引退

輟耕錄云糾歷歲吏於府一日呈贖尹前尹偶墜筆曰糾拾之

糾陽為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糾讀書南山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非吏所任即辭退

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
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
斗為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失
金釵道旁疑釵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釵令
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
有暮行遇寇者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
藩在秦辟釵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釵以疾辭授陝西
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

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固辭歸卒賜諡貞敏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同邑韓擇字從善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人雖中歲後亦必使

自小學始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服緦麻者百餘人侯均字伯仁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由是名震闕中用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歸均狀貌魁梧氣剛正人多嚴憚

之及應接之際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同恕字寬甫陝西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以恕領教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

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召為左贊善入見
東宮獻書陳古誼明年移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
學士以老辭恕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決事理以
利于行教人委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
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所生父喪哀毀致目
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
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雖外無敵莫而中有
繩尺時蕭軒居南山下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

論稱之曰蕭同至順二年卒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
槩菴集二十卷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糾弱
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
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誼率多
化服遊其門者皆學明行修卒之日門人私謚靜安先
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
熙既承家訓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益向慕因亦深許

與熙熙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覲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鄉其用功切實可謂善學朱子者生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來學者多所成就云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三

儒林傳

元二

董朴

韓性

程端禮
端學

周仁榮

仔肩
孟夢恂

宇文公諒

巴延

舒蘇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以薦起家為陝西知

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為太史院主事辭不赴皇
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卒其為學
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
研極其旨故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
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校中
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
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因

家於越性天資警敏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
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究其根抵而
於性理之說尤深為文博達偶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
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常滿延祐設科學者
多以文法為請性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貢舉
之文不知朱氏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
朱二氏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
施之場屋直其末事宜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

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
有司求未有不合繩尺者士有一善必延譽不已及辨
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憲府嘗舉為教官辭暮
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斯世郡守於政事有所咨訪
輒從容開導洞中肯綮門人李齊為南臺御史力舉其
行誼而性已卒後謚莊節先生著禮記說四卷詩音釋
書辨疑各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當性時慶元有
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年十五能記誦六經

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達用之旨所著有讀書工

程

山堂肆考作
讀書日程

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為學者式仕

為衢州路儒學教授卒端學字時叔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與同郡

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金華
王栢受性理之旨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
榮承家學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
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
酒禮士俗為之一變泰定初由國子博士累遷集賢待
制奉使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卒其所教弟子多名人
而台哈布吟為進士第一

書史會要云仁榮稽書
宗歐陽率更為時所重仁榮

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惠州路

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同郡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
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
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中以設策禦寇採
鄉郡有功授宜興縣判官未受命卒賜諡康靖先生著
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
五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後徙吳興幼有操行通
經史百氏言弱冠館富民家夜半聞叩門聲問之婦人

也公諒厲聲叱去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言其故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同知婺源州事後改餘姚州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為別駕兩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概免科省臣從之遷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辨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為名臣調國史院編修官出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

可書者即不敢為也所著有折桂集觀光集壁水集以齋詩藁玉堂漫藁越中行藁門人私謚純節先生

已延一名師聖子宗道哈爾努特氏世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師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庫春購經傳等書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氏且名而字之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

巴延即以斯文為已任學者來相質難隨問辨咸解其
惑而去於是從游日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授翰
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復起為江西廩訪僉事
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來學者至千餘人其為學務真
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士出其門不問而知為巴延
學者十八年紅巾賊蔓延河北巴延言於省臣將結鄉
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巴延渡漳北行邦人從
之者數十萬家至磁州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劫之不屈

引領受刃與妻子俱遇害既死賊剖其腹見心有數孔
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于腹中覆
牆掩之詔諡文節平生修輯六經著述甚富皆燬於兵
舒蘇字得之其先西域大食國人既內附大父魯庫乃
東遷豐州太宗時授真定濟南等路課稅使因家焉父
烏哲始從儒先問學不干仕進舒蘇生九歲日記古經
傳千言比弱冠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
之學延祐設科有勸其就試者舒蘇不應泰定三年以

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時都爾蘇柄國西域人多附焉舒蘇獨不往屢使人招致之以養親辭歸天厯三年召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預修經史大典以議論不合求去帝命虞集諭留之舒蘇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還復命集傳旨曰卿且覓歸行名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以內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乾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

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
聽舒蘇所言皆一時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
歎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
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
巡卒舒蘇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
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府以撫
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浙西廉訪司
事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

皆瀆常倫隱徭役舒蘇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朝廷是之尋以病免舒蘇歷官臺憲所至以理究澤物為已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恩嘗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殺其夫五府官以為非共殺且既經赦宜釋之瞻思持不可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舒蘇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卒正娥罪至正十一年卒追封恒山郡侯諡文考生平遽於易

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有四書
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

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

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

宋元史成

書迫遽脫漏極多儒林一門據元史類編補遺所載尚
有數十人史皆佚之茲並附于後熊禾字去非建陽
人宋咸淳間進士授寧武州戶司叅軍入元隱居不仕
教授生徒先是學宮祀典以顏曾思孟為四配與十哲
並祀堂上而伯魚顏路曾點並從祀兩廡子居父上時
人以為非禮未建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面而以顏路曾點伯魚西向侑食又謂禮有祀先
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宜詔郡國各採其先

賢之尤著者列之羣祀又謂兩廡從祀理宜損益開元
記典七十二賢下有諸儒二十二人後代因之不改內
如荀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揚雄劇秦美新馬融為實
憲作奏草紐陷忠良杜預建短喪之議王弼尚老莊之
說皆顯背經訓行不稱文董仲舒學行寂醇顧不得在
從祀皆有可議其後廟堂定議即縣學立啟聖祠鄉賢
祠又更正從祀黜荀揚等五人增入董仲舒皆自朱議
發之朱晚年朔龔朱書院于里中四方學者從之甚衆
元以後閤中講學者以朱為宗所著有易講議書說四
書小學集疏大學廣義標題諸書胡三省字身之天
台人宋寶祐四年進士入元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
註及釋文辨誤百餘卷先是通鑑釋文有蜀史焘及司
馬康二本康乃光之子其書刊自海陵三省歷辨其誤
並考溫公歿時康以歿卒在史焘前數十年而書多割
竊焘說又預諱桓字証明其為偽託人咸服其精核云
馬端臨字貴興懷平人宋丞相廷鸞子以蔭補承事郎

宋亡不仕著文獻通考二百四十八卷以補杜佑通典之闕凡二十餘年乃成先是留夢炎為吏部尚書召致廷鸞欲用之以親老辭後為憲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旋引年歸卒於家仁宗延祐四年遣使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為鐫板以廣其傳

李簡字蒙齋信都人憲宗時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 俞琰字玉吾吳郡人著周易集說易圖纂要易外別傳各書 熊良輔字任重南昌人舉延祐間鄉貢著周易本義集成附錄一依朱子所訂古本十二卷之舊採自唐迄元諸家之說凡八十四家 董真卿字季真鄱陽人父鼎嘗私淑黃榦著尚書輯錄纂註六卷真卿承家學又從胡一桂熊禾學易得其傳著周易會通十四卷其書詳而古本今本之間每卦先列象詞爻詞次大象次彖傳次小傳於四聖之易初不相離而自相統凡象象之有聲韻者亦不間隔其集解先程朱傳義併采程朱語錄諸書益其未備曰附錄文集諸家

之說附以己見曰纂註采摭訂正於義理象數之學交有所發明焉張理字仲純清江人曾仕泰寧教諭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王天與字大立吉安人著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傳疏及諸家註而以朱子真德秀為歸文集語錄皆蒼萃考証經十五年而成其書頗以蔡氏集傳為未愜而不攻其非大德三年賦夢解上其書于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陳師凱字道勇而康人隱居廬山撰尚書蔡傳旁通六卷王允弼字耕野江西人元統初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棄家養母潛心尚書著讀書記見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書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延祐初再試有司不合即築室城南曰南田耕舍閒戶著書有尚書詳考十卷于凡名物度數各系以圖彙集諸說而折中之又有周易通義中庸章句性理發蒙各書天歷三年執政者薦為江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朱公遷字克升鄱陽人勤于著述剖析經傳

從之學者甚衆至正七年以遺逸徵至京授翰林直學
士因上言不合出為金華郡學正所著有朱子詩傳疏
義四書說約四書通旨各書趙訪字子常休寧人嘗
受業于九江黃澤究心春秋殫思二十年作春秋集傳
及屬辭各十五卷左氏補注十卷師說三卷其集傳謂
春秋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有八學者必明其義
例則凡以虛詞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自破
矣訪晚年屏居東山著述不倦學者稱東山先生李
應安福人元末進士為隆興路錄事日趙公署夜課諸
生著春秋諸傳會通後為信豐知縣寇至集鄉兵守城
城陷與兵子策同死之邑人為雙節祠祀焉敦睦公
字君善民傑人後寓家湖州蘇一小樓坐卧其中冬不
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第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嘗
以儀禮高堂生傳既不存王肅諸家註亦絕傳獨鄭康
成註疏多醇少因剛定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缺間附
以己意為儀禮集說十三卷大德中薦為信州教授未

任平繼公弟子倪淵字仲深烏程人得禮易之傳平居
動必以禮著易說國說序例各書官湖州教授陳澍字
雲桂都昌人父大猷宋黃州軍事判官著書傳會通十
一卷澍承家學著禮記集說邱葵字吉甫同安人宋
亡題居海興刻志為學著易解義書直解詩口義春秋
通義周禮補亡各書其補亡謂冬官未嘗缺雜出于五
官之屬漢儒以考工記補之為謬是北宋臨江俞廷樞
復古周官篇及永嘉王次點周官補遺二書而加之參
訂云徐弟子晉江呂椿字芝壽著春秋精義倪士毅
字仲宏柘門人興趙訪汪克寬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
君子士毅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汪克寬字德輔新
安人博學舉泰定三年鄉試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禮
經補遺

二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五十三